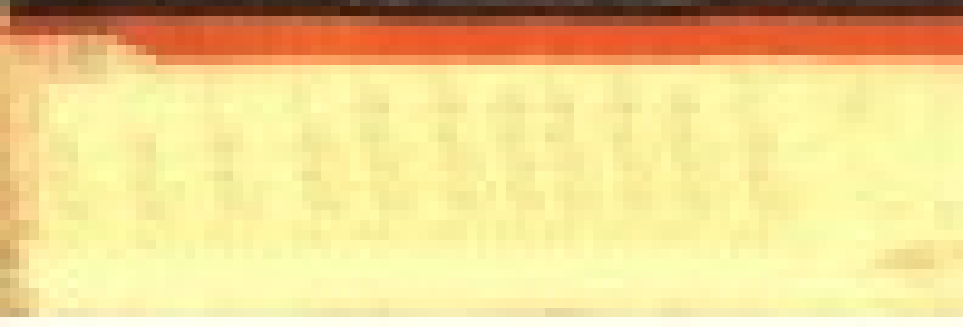


鐵道上的哨礮

王真光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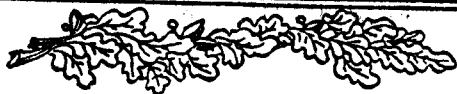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學堂



鐵道上的暗礁

王真光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以“肅反”为題材的中篇驚險小說，描寫一个反革命分子彭飛，伪造證件，化名楊向榮，潛入我鐵路部門，并打入党内，長期埋伏；他暗中在鐵路工区發展了反革命組織，企圖控制津浦、京漢兩綫咽喉，秘密安置“警冲标”形式的特种炸彈，以破坏我某次高級列車。为实现这一陰謀，还暗殺了列車調度員李惠民，盜取了列車运行圖；台灣方面并相繼派了兩個特务头子來指揮行动。但在我公安人員的高度警惕下，經過嚴密的偵察，反革命分子的陰謀終被粉碎，匪徒們全部落網。

鐵 道 上 的 暗 礁

王 真 光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号 1319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15/16 字數 59,000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30,000 定價(6) 0.26 元

目 次

1	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.....	1
2	五年以后.....	4
3	奇怪的电话.....	7
4	雨中幽会.....	11
5	“爱情”.....	13
6	乐譜和綉花枕套.....	16
7	疑云.....	21
8	特別任务.....	26
9	檢驗.....	30
10	節外生枝.....	37
11	調度所.....	41
12	分析.....	45
13	“昭和寫真館”.....	48
14	楊科長.....	50
15	審查.....	53
16	“他是一个好同志”.....	56
17	陈輝的敘述.....	59
18	在局長办公室.....	62
19	追.....	64

20	弦外之音.....	70
21	計中計.....	72
22	捉鯊.....	75
23	快車上的格斗.....	78
24	審問.....	82

1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

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的夜晚十點鐘，恐怖的南京城漸漸靜息下來；除了巡邏的國民黨憲兵以外，馬路上再也沒有什麼行人了。這時候，在珠江路口突然出現了一部小吉普車，亮着耀眼的頭燈穿過中山路。汽車在昏黃的路燈下只是那麼一閃，就疾馳過去了，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汽車尾部漆着“AAG”^①三個白色英文字母。

車內除了司機以外還坐着兩個人。一個是佩着少將軍銜的國民黨軍官；另一個是身穿西服的青年人。他們默默地注視着車窗外，沒有講一句話。

汽車开到北平路底的“美軍招待所”AB大樓前停下了。

兩人下了車，徑直登上二樓。那個青年在上樓的時候，顯得有些艱難，似乎他的腿腳有毛病。他們一直走到走廊的盡頭，在左面的一扇門上輕輕敲了兩下。只聽屋裡答應着：“Come in!”^②

於是少將推開了門。淡藍色的燈光立刻射出門外，那個青年也跟了進去。

一個身材高大的美軍軍官從嘴上拿下了雪茄煙，破鑼般的嗓子叫道：“啊，密司脫周，我們的少將處長！你來得好，我正等你。你看，我快要跳‘離別圓舞曲’啦！”他指了指堆在地

上的許多精致的皮箱。這些皮箱，表明着它的主人快要離開這裡了。

周作新恭恭敬敬地回答道：“是！我們接到指示馬上就趕來了！”接着，他伸出右手指向那個美軍軍官，同時彎一彎腰：“請容許我介紹，這是我們的好朋友杰克森上校——”待那青年鞠了一個躬之後，他又向美國軍官說：“這位就是我昨天推薦的，我們第二廳稽查處特工人員少校彭飛。”

“很好，少校，很好！”杰克森聳聳肩用純熟的中國話說。“你的一切，我們都很清楚；你的特殊的成績，說明了你有和共產黨周旋的天才。當然，我們必須發揮天才——坐下吧。”

彭飛坐在紅色的皮沙發上，巡視了這個長方形的房間。靠右面通向內室的門旁是一個假壁爐，壁爐上擺了大小不同的幾架無線電報機。彭飛一看就認出那是特工專用的收發報機；在牆上還掛了一排各式的手槍。這些東西，正好代表了主人的身份。

杰克森打了一個哈欠繼續說：

“是到了我們轉入‘地下工作’的時候了，親愛的先生們！美國不能看着共產黨再來赤化中國的江南！我們要利用一切可能，阻止他們前進，絕不能讓他們有一分鐘的穩定。甚至可以這樣說：當武裝撤退以後，擔當消滅共產主義的是我們，是美國和中國的 Spy！^①一番大事業在我們的手掌里！但是必須明白，這不過是像捉迷藏一樣，因為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是游

① “美軍顧問團”的英文縮寫。

② 英語：進來。

③ 英語：間諜。

戲，正如上帝所啓示給我們的一樣，呃，對不對？”

“當然！當然！”周作新奉承地笑着說。

“哦，少校，至於你，你能够知道一些共產黨的內情，這是很寶貴的，必須利用這一部分知識——”

周作新插嘴說：“上校的意思你懂不懂？”

彭飛點了點頭。

“很好，”杰克森銜上了雪茄烟，周作新連忙把火苗熊熊的打火機舉上去。“當我們撤退以後，你要留在南京，甚至要深入到他們更遠的後方去。你必須利用‘進步’的影響，取得共產黨的信任，變成他們的成員——”

周作新又插嘴說：“總統對你的期望很大呢，因此你要有臥薪嚐膽的精神。”

“No, No, No, ① 要做一個共產黨員！”杰克森伸出大手掌握了一下。“而且還要更進一步。要知道，共產黨是善于窺察‘思想’的，你必須學會用共產黨的头腦去思考問題，完全像他們一樣。甚至忘掉國民黨，忘掉美國，當然，必要的時候我們會提醒你的。你的諜報課程學得很好，但是我們派你去不是做一般的諜報工作，而是一個極重要的任務。”

杰克森深深吸了一口烟，又重複一次：“是一個極重要的任務。將來你要利用一切可能潛伏在鉄路上，要在那里站住腳，長期地站下去。要記住，鉄路是僅次于炮兵陣地的要害部門，一定要守住它。而且利用這個陣地做出一件震驚世界的事來。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里，你的任務就是：巩——固——

① 英語：不，不，不。

陣——地！至于將來的計劃，到時機成熟就會布置給你。從今以後，彭飛這個人物就應該在這個世界上消滅掉！懂不懂？

“呢？”

杰克森說完以後，走向右手一個房間里去。幾分鐘以後，他拿出一個手提航空旅行皮包。

“代號、密碼膠片、通訊程序、呼號、波長、通訊地點、鋼筆攝影機，還有萬能的美金，全在里边。特別電台自然也是需要的，隨後給你送了去。好吧，祝你勝利成功，My dear major!①”

周作新鄭重其事地宣布：

“我代表國防部晉升你一級，今後你將是中校！好，你可以去啦，”他微微一笑，伸出了手，然後又低低地說：“再見吧，後會有期！”

彭飛接過皮包向每個人鞠了一躬：

“再見，處長！Good-bye, Mr. Colonel!”②

“Good-bye!”

當彭飛順着那條寂靜的長廊，一癱一顛地走去以後，從那開始，他就“失蹤”了。

2 五年以後

這是一個夏天的黃昏。天還未完全黑下來，可是已經是燈火輝煌了。濟南車站鐘樓上的大鐘正指着八點半。當天的

① 英語：我的親愛的少校。

② 英語：再見，上校先生。

最后一班京滬快車快要開車了。車站廣場上只剩下寥寥几个人。清潔夫在候車室里打扫剛才旅客們丟下的果皮紙屑。檢票員用剪票鉗敲着木柵門，低声哼着什麼曲子。緊張的時刻都過去了，現在，一切都顯得那麼輕鬆悠閑。……

突然，擴音器响了：

“開往上海的第十一次直達快車，還有五分鐘就要開車了，沒有檢票的旅客，請趕快檢票上車……”

這時候，從車站廣場的一端匆匆趕來一個人，他簡直跑得氣喘吁吁。由於走得過急，到了檢票口竟忘記拿出車票來。檢票員伸手擋住他：

“同志，票！”

這時他才醒悟過來：“啊，對對！”他的左腋下夾着一個黑皮包。伸手到右口袋里摸車票，沒有；又把皮包換到右腋下，伸手到左面口袋里去摸，也沒有。只听他咕噥着：“糟糕！糟糕！”

檢票員也替他着急。可是他迅速解开上衣，从里面的一个口袋里掏出車票來。

檢票員加剪后呼唱着：

“廣州，軟席一個！”

這一声呼喚却驚動了站在不遠地方的公安員蘭英。他立即轉过头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鐵路职工。雖然外衣是一件普通的藍衣服，可是蘭英一眼就看到，里面却穿着有閃光銅扣子的鐵路制服。一對濃黑濃黑的眉毛顯得有些粗野相。他夾着皮包，一溜小跑直奔將要開動的列車。

蘭英問：

“他上哪里？廣州？”

檢票員回答：“對。”

“軟席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是免票嗎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蘭英的思想上立刻起了幾點疑問：第一，他是個鐵路職工，不用免票而花錢買車票，這是為什麼？而且還是軟席；第二，到廣州這樣遙遠的地方只帶了一個簡單的皮包，不像長途旅行的樣子，自然，也很容易使人聯想到：廣州離香港不遠……第三，他為什麼那樣行動匆忙，神色慌張？

他警惕地想到了這些，覺得值得懷疑。他很想追到車上盤查一番，可是剛抬了一步，火車便開動了。

這幾點疑問和那對黑眉毛卻留在他的心中。

車開了以後，他馬上搖了一個電話。因為這趟車在各個小站不停，所以他直接打到離這裡一百多公里的泰安車站。這個站是這趟列車第一個停車站。他通知那個站上的公安人員注意車上的這個旅客。

兩個鐘頭以後，泰安車站回電話說，軟席車上沒有這麼一個旅客。

蘭英很奇怪，明明是到廣州去的，怎麼會沒有呢？沿站又沒有停車，也不可能下去；在第一個停車站檢查就出了問題，這裡面一定有文章。

他連忙趕到售票房查詢當天賣了幾張廣州直達票。據售票房講，只有城內旅行服務所預售過廣州車票，車站上根本沒

有賣。

蘭英又來到旅行服務所。服務所里的人說，開車前一天的確賣過一張到廣州去的直達快車票。

蘭英忙問：

“是不是一個黑眉毛的鐵路職工買的？”

售票員想了想：“不，好像是個女的……”

女的？蘭英又奇怪起來：“沒記錯吧？”

“沒錯，”售票員很肯定。“是個南方口音，樣子可記不起來了。”

蘭英把全部情況仔細想了想，便決定向領導上彙報。

3 奇怪的電話

蘭英急急忙忙回到公安處，沒有找到首長。從值班員那里知道首長們都到政治部開會去了。蘭英於是又趕到政治部。

解放以前，這座米黃色的大樓本是一個兵營，現在卻作了鐵路局的辦公室。在并列的三個大門上，各掛着一塊牌子，分別寫着：鐵路管理局、政治部、區工會。

政治部的禮堂里正在舉行會議，這是慶祝黨的生日——“七一”的回憶晚會。共產黨員們和青年團員們聚集在這個小巧精致的禮堂里，顯得格外活潑愉快。會議已經開始了，坐在前排的一些老同志，正在靜聽着三個年青的黨員朗誦一首歌頌黨的新詩……

公安處的趙科長也坐在前排。他眯着兩眼，微笑着，讓那熱情洋溢的聲音在耳邊蕩漾，他感到一種幸福，一種溫暖，他

覺得再沒有比在革命隊伍里更可愛了。

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，他還沒來得及轉頭，便有一個人
在耳邊低低說：

“趙科長，你的電話！”

趙科長一听是通訊員小劉，便站起來跟他出去，不料在門
口和蘭英撞了個满怀。蘭英叫着：

“趙科長，我正找你！”

趙科長說：“有事嗎？”

“想彙報個情況。”

“我接個電話就來！”

趙科長走進禮堂的電話間，拿起听筒還沒有答話，只听里
面早有人叫道：

“……上海，喂，上海，第三個問題是什麼？听不清楚……”

這人的聲音雖然很清楚，但是听來很遠，好像在另一個電
話里講話一樣。趙科長一听就知道是混綫。這種情況是常有
的。既然是混綫了，那麼他的電話也打不成了；他本不願繼續
听下去，因為竊听人家的電話是不應該的。可是，對方上海在
答復問題時，有一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對方以細微的聲音
答道：“主要是貨運量已經完成指標，請你們注意，78 號的
任務一定要完成。……”前一句話是鉄路上普通業務用語，
沒有什麼；但是末一句話在趙科長听來是刺耳的。“78 號的
任務”是什麼意思？公安人員听到一種編號總是有些異樣感
覺的。只听此方的人接下去說：“已經坐今天的十一次快車去
了……”趙科長貫注全神听下去，可惜，剛講到這裡，電話員
就打斷了他們的話。她說聲：“通話的時間到啦！”接着，電話

“卡搭”一聲挂上了。

混綫使得趙科長沒有撈着講一句話。是誰給他來的電話也不知道；電話中的混綫更是叫人莫明其妙。他对着听筒呆望了一陣，才懷着迷茫的心情離開了電話間。

蘭英早在門口等候多時了。這個奇怪的電話是怎么回事趙科長還沒有回味過來，接着，蘭英就一五一十地把車站上所發現的一切向他作了彙報。

趙科長听完蘭英的彙報，心里一驚：一個是奇怪的電話，另一個是奇怪的旅客，兩者不謀而合，不能不激起他的警惕。他說：

“真巧，我剛才聽到一個怪電話，說什麼‘78號的任務’，又說‘已經坐今天的十一次快車去了’。從時間和車次上看是吻合的，是否就指這個人？如果是，那麼这里面便不是一個尋常的問題；而且會牽涉到鐵路部門。我們先這樣假定吧，明天好好研究研究，進一步偵察。”

蘭英去了。趙科長仍然回到小禮堂里去。

剛才的一切，像不可驅散的陰影在他的腦中縈繞着。到底是什麼問題呢？趙科長坐在那里不是在听歌曲，而是思索問題。禮堂內突然响起了一片掌聲。抬頭看時，原來是政治部組織科的楊科長一瘸一瘸地進來了。

“歡迎楊科長講革命鬥爭經歷！”有人喊着。

接着又鼓起掌來。

在座中走出了一個老年工人模樣的人，上前和他握手。

“啊，老吳，是你？請坐，請坐！”

楊科長和藹而又親熱地把老吳按在椅子上，自己又和別

人打着招呼，一直往前去了。

老吳望着他的背影，自己的嘴角上还留着滿意的微笑，心想：“真是个好首長啊！”老吳想起了自己是一个平凡的搬道工人，受了党的教育培养，今天才能認識到階級斗争的道理；想起自己在过去受的苦楚，便越發感到今日的温暖。所以，每当見到“老干部”，他总是觉得特別親熱。他在兩年前入党的时候就認識了楊科長，由于楊科長經常接近他，他那和蔼謙虛的政治風度，給老吳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。他常想：像楊科長这样“年青的老干部”多么值得學習啊！不知怎地，便引起了一种敬意。……

組織科的干事小王尖着嗓子喊：

“楊科長，你怎么來晚了？迟到半个鐘头！”

楊科長說：

“很对不起，我有点事情。”

“那么罰你談談革命斗争經歷！”

很多人拍手附議。

楊科長在大家平靜之后，低沉而緩慢地开始了他的講話：

“同志們，我們的党今年三十二周年了，今天这个日子，引起我許多感觸。算起來，这三十二年的路程我也走了三分之一。但是，給党的貢獻是什么呢？除了身上的伤痕以外，我觉得为党做的太少了……”

楊科長的双关語沒有人能够懂得，但大家都深深敬佩这位腿上受过重伤、对人民有功的党的干部。他是那样年青而有为，这对于一些新参加工作的人，是一个多大的鼓舞啊！

楊科長的声音在这个小小的礼堂里响着，大家的眼睛都被他吸引过去了。

4 雨中幽会

第二天，趙科長叫蘭英到電話所調查是什么人和上海通話的。調查的結果是：前一天沒有人登記到上海的長途電話，倒有几个从上海打來的長途電話，可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混綫中的那个電話。趙科長想，既然是混綫，必定是鄰近的號碼。他那天用的電話是205号，而那一天由上海來的電話一共有五次，接通的號碼是：103,710,330,481,295。前四个號碼和205混綫似乎不可能，只有295号在字盤上相差一个字，是很可能混綫的；趙科長又看了看電話表，295号是政治部組織科。追查到这里，使他困惑起來：政治部是党委的办公机关，会有什么問題？于是，他又追問了上海來電，原來是从“商電”打來的，而那一个電話號碼，却又是上海北站的一个公用電話。……前后情况使人很难理解。这些疑竇叠叠的事件促使趙科長不能寧靜下來。他在一个雨夜，跑到宿舍里去找楊科長，想和他研究一下在他那个科里打这种電話的可能性。不巧，楊科長不在家，門鎖着。問問鄰居，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只有一个人仿佛記得他在天黑的时候穿着一件雨衣出去了。

趙科長失望地离开了那里。这时，他心里感触多端，他感到那些使人費解的事情，預告着有不可捉摸的敌人在暗中活动；而且，也許就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黑暗的雨夜，敌人干着不